

# “X人”式使感形容词的历时来源及其在西安话中的表现

丁丁

(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, 北京 100871)

**摘要:**为讨论汉语中“X人”式使感形容词的性质、历时来源,以及在西安话中的特殊表现,通过变换、插入和考察分布的方法,确定现代汉语普通话中“X人”的性质和特点,检索历史文献,采用语义分析的方法,探讨这些“X人”的历时来源和发展过程;使用对比的方法,观察西安话中的“人”读阳平和轻声时“X人”的不同用法。研究认为,普通话中的“X人”形式表示“使人感到X”,属于词法词、复合词、形容词;这种“X人”来源于汉语史上的述宾结构,该述宾结构最初表示一种具体动作,随后其语义发生“从动作到性状”的变化,表示一种抽象的性状;以西安话为代表的部分方言中,有一部分“人”产生了轻声读法,成为派生词缀,这种“X人”的语义也就从“使人感到X”转变为“主语自身感到X”。研究还认为,汉语的“X人”形式经历了“述宾结构-复合词-派生词”的发展过程:汉语史上的述宾结构“X人”,发展为现代汉语普通话和多数方言中都有的复合词“X人”,此时“人”读本调,表达一种“使感”的语义;这种复合词“X人”在以西安话为代表的部分方言中进一步发展,出现了“人”读轻声的派生词,表达一种“自感”的语义。

**关键词:**语言学;“X人”;汉语史;西安话;词法

**中图分类号:**H141

**文献标志码:**A

**文章编号:**1671-6248(2018)06-0087-10

## Diachronic source of “X-ren” adjectives and its development in Xi’an dialect

DING Ding

(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, Peking University, Beijing 100871, China)

**Abstract:** This study is about “X-ren” adjectives in Chinese through exploring their property,

收稿日期:2018-08-30

基金项目:北京大学翁洪武科研原创基金资助项目

作者简介:丁丁(1990-),女,陕西西安人,文学博士研究生。

diachronic source, and special expressions in Xi'an dialect. We firstly discuss the property of “X-ren” adjectives in Mandarin by conversion, insertion and distribution. Then we search the historical corpus to find out the diachronic source of “X-ren” adjectives, and figure out the process of their development by semantic analysis. Finally we discuss “X-ren” adjectives in Xi'an dialect, comparing the “X-ren<sup>2</sup>” with a rising tone of “ren” and the “X-ren<sup>0</sup>” with a neutral tone of “ren”.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ing: firstly, “X-ren” forms in Mandarin are compound words and adjectives, expressing a meaning of “making people feel X”. Secondly, these “X-ren” forms evolved from the predicate-object constructions in history, which predicate particular actions at the beginning. Then their semantic meanings change from an action to a kind of quality, and turn out to describe an abstract quality. Thirdly, in Xi'an and some other dialects, “ren” can sometimes be pronounced in a neutral tone, which shows that these “ren” become derivational suffixes, and the semantic meanings of these “X-ren” also change from “the subject makes people feel X” to “the subject itself feels X”. In conclusion, historical corpus and dialect materials show that “X-ren” forms in Chinese have developed from predicate-object constructions to compound words, and to derivative words in some dialects. In predicate-object constructions and compound words “X-ren”, “ren” is pronounced in a rising tone and “X-ren” forms express a semantic meaning of “the subject makes people feel X”. While in derivative words “X-ren”, “ren” is pronounced in a neutral tone and “X-ren” forms express a “semantic” meaning of “the subject itself feels X”.

**Key words:** linguistics; “X-ren”;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; Xi'an dialect, morphology

现代汉语普通话和方言中有一类“X人”，如“喜人、感人、烦人、醉人”等，它们在形式上由形容词或部分动词加“人”组成，语义上表示“使人感到X”或“使人产生与X相关的感觉”，句法功能上大致相当于形容词。这些“X人”的性质、历时来源及其在方言中的表现，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。

学界对“X人”有不同的命名方式，如“自感动词结构”<sup>[1]</sup>“使感结构”<sup>[2]</sup>“表使感的形容词”<sup>[3]</sup>“自感结构”<sup>[4]</sup>等。命名的差异主要集中在两方面。一是“使感/自感”的区别。采用“使感”这一术语，是为了强调X和“人”之间的致使关系。而采用“自感”这一术语，主要是因为部分方言中，“X人”进一步发展，直接表达主语自身的某种感受，不包含致使语义。由于在普通话和汉语史中，“X人”形式均包含致使语义，表示主语“使人产生某种感受”，故我们采用“使感”这一术语来指称普通话和汉语史上的“X人”。二是“动词/结构/形容词”的区别，这是对结构性质的认识不同。目前，已有研究一般不将它们处理为动词，而是看作形容词，或与形容

词性质相近的述宾短语。考虑到“X人”扩展性差、多为封闭类<sup>[5]</sup>，我们观察现代汉语普通话时，从句法词<sup>[6-7]</sup>的角度，将其看作形容词。综上，本文把普通话中的“X人”称作“使感形容词”。

已有研究对“X人”式使感形容词的关注并不多。从共时角度看，现代汉语的普通话和方言研究，都以现象列举为主，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。古川裕从论元结构角度分析普通话“X人”的句法语义特点，根据“人”的性质，认为它处在复合词和派生词的中间阶段<sup>[7]</sup>。孟凯将普通话的“X人”看作“致使复合词”，收集词项最为详细，分析其句法语义后，认为这类复合词来自古代汉语的“致使句式”<sup>[8]</sup>。而在方言研究中，北方话的中原官话、西南官话、冀鲁官话、胶辽官话，以及晋语、湘语、赣语、客家话均报道过“X人”，但多为现象的列举，缺乏理论分析<sup>[9-32]</sup>。个别研究试图从轻动词角度分析这一现象，但论证不足<sup>[33-34]</sup>。

而从历时角度看，对“X人”历时来源的研究数量更少。部分方言研究已经将“X人”和古代汉语

的使动用法联系起来<sup>[35]</sup>。董秀芳从理论上探讨“动宾短语的词汇化”,指出不及物动词和形容词成为动宾双音词的第一个成分,源于历史上的使动用法,其宾语成分的语义特点是非具体性、非个体性和无指性<sup>[36]</sup>。少数研究关注了使动用法到“X人”的演变,强调类推的作用<sup>[37]</sup>。

综上,学界对“X人”的已有研究中,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分析很少<sup>[7-8]</sup>,对各种方言的研究则只列举现象,基本不做理论分析;对其历时来源的具体论证不足,一般只说它源自“使动用法”,而不解释演变的具体过程和机制<sup>[8,36]</sup>;并且没有将普通话和方言的现象进行联系对比。因此,本文首先分析普通话中“X人”的性质,随后探索其历时来源是什么发展过程如何,重点分析以西安话为代表的部分方言中有的“X人”进一步发展为派生词的现象。

## 一、普通话的情况

我们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CCL 语料库现代汉语例句为标准,筛选出 31 个“X人”。列举如下:

(1)中国女子中长跑选手们的傲人成绩,首次使世界体坛刮目相看。

(2)不谈别的,单说仅出 300 万元便可利润对半分,就够馋人的,试想这么好的事哪里去找?

(3)不过这对她来说也不是件愁人的事,事不躲人,人躲事,能躲过去的事到末了都不是事。

(4)我很欣赏这一类的情节,我觉得人生真太平凡了,总要有一些动人的情节。

(5)演出正进行到比较煽情的场面,台上台下即将痛哭失声,插上一个领导接见合影,便有些不伦不类,观众演员,哭笑不得,觉得烦人。

(6)大家都认为问题讲得深,层次比较高,很服人。

(7)我看文词很真挚生动,事迹也颇感人,就答应了。

(8)毒品真是万恶之源,实在太害人了。

(9)在这个意义上,“官员生产力”在一定条件

下的转化是很骇人的,弄得不好,它会使官员本人的“印象分”尴尬无比。

(10)要说那老东西真恨人,咬他两口肉也解不了气。

(11)像我们这个新建厂,产品有销路,还能出口,可就是买的设备迟迟不到位,钱早交了,订好上半年交货,到了年底还不见影,真急人哪!

(12)等待是很焦人的。那时候,她似乎每时每刻都在等待着他的召唤。

(13)我们的许多骄人的科研成果,仅仅是一篇论文、一本专著、一个奖项,没有变成产品、变成效益。

(14)首先,从民间组织的数量上看,官方与学界之间,以及学者与学者之间的评估存在着惊人的差异。

(15)而现在,却就是这个男子,却就是那么一个困人天气的黄昏!

(16)大家累极了,比过去打仗还累人,这是一种来自内心的累,不是睡一觉能消除的累。

(17)在外界看来,这种重组似乎非常宏大而迷人。

(18)这个题目可难人啦!

(19)我家这个孙子是真乖!一点儿不闹人。

(20)一张油光满面的脸最恼人了,不但容易脱妆,而且看起来总是脏脏的,自己也觉得不清爽不舒服。

(21)外祖父常像瞌睡似地俯在他那横琴上,慢慢地拨弄那些琴弦,发出如苍蝇的营营声,苍蝇,多么腻人的东西。

(22)记者走在拉萨街头,却感到处处涌动着暖人的热潮。

(23)药品价格高得惊人,药品质量差得气人。

(24)王镗子把啃着的鸡腿放下,咧着少睫毛的眼皮假笑着走上前,把明生拖在锅台上坐下,说:“噯哟哟,看把孩子打的,真疼人。”

(25)农业发展的前景与乡镇企业的发展一样喜人。

(26)老鼠的眼睛像鬼火,吱吱地叫,真吓人

得很。

(27)明明听见了,又要我亲口再说一遍。怪羞人的,我不说。

(28)如大面积赏梅,那梅其花也雅,其色也多,每至瑞雪普降,绿枝包,甚是怡人,给人以欣欣向荣之感。

(29)本书作者系杜邦家族的姻亲,深知杜邦家族内幕,在书中极尽吹捧之能事,但文笔轻松悦人,不同于一般叙述杜邦企业的书籍如《尼龙纬幕的后面》等书的累赘与呆涩。

(30)他竭力向记者描述那种醉人的心境,但他无奈地表示,只可意会不能言传。

(31)不告诉你,这要说出来就太伤人了,反正我找过的人很多,没人接着我,但现在我们都是好朋友了,当时不行。

其中,“服人、骇人、焦人、困人、难人、悦人”都仅出现一次、接受度较低,可以看作个别的语用现象。下面就以上词例,具体分析普通话中“X人”的组成成分、内部关系和整体性质。

### (一) 组成成分

“X人”中的“人”基本是无指的<sup>[38]</sup>,这里主要讨论X的性质。从词性看,以上31个“X人”中,有27个单音节的X是来自形容词、不及物动词和“作格动词”,包括:傲、馋、愁、动、烦、服、感、骇、恨、急、焦、骄、惊、困、累、迷、难、恼、腻、暖、气、疼、喜、羞、悦、醉。例如:

急人 = 让人着急(“急”是形容词:NP1 着急)

感人 = 让人感动(“感动”是作格动词:NP1 很感动/NP2 感动了 NP1)

还有4个X来自及物动词,包括害、闹、吓、伤。如:伤人 = 伤害人,吓人 = 吓唬人。

而从语义看,X都和人的感受有关。从感情色彩看,X以贬义居多,如“烦人、恼人、气人”等。而且贬义的语素构成“X人”时更有能产性,X甚至可以是双音节的,如:

(32)小如说这种毛织出衣服会很扎人。

(33)哎呀,我那病,可折腾人了!

网络上目前出现的新词“雷人、磨人”等也是贬义。相对地,褒义的“X人”则有强烈的书面色彩,如“傲人、动人、骄人、迷人、醉人”等。由此可见,“X人”用于表现消极、不适的感受时,能产性更强。

### (二) 内部关系

在结构上,X和“人”之间是述宾关系。在语义上,整个“X人”表示“使人产生某种与X相关的感受”。具体来看,当X是形容词、不及物动词或所谓“作格动词”时,“X人”可以记作“Vi人”,其语义为“使人X”,如“急人 = 使人急”“感人 = 使人感动/感动人”,这和古代汉语的“使动用法”类似。而当X是及物动词时,“X人”可以记作“Vt人”,此时在其语义内容中,及物动词的动作往往会导致特定的结果,如“吓人 = 吓唬人”“害人 = 危害人”,其结果一般是“使人害怕”“使人受损”。由此可见,“X人”表达了一种致使(Causative)语义<sup>[39]</sup>。

而已有研究往往只强调“X人”来自古代汉语的“使动用法”<sup>[8,36]</sup>,通过前文对“X人”组成成分的分析可以看到,这是不全面的,因为这仅仅是“Vi人”的情况,“Vt人”则并非如此。全面的说法是,“X人”包含致使语义,可以分为“Vi人”和“Vt人”两种形式:在“Vi人”中,致使语义用语序表达,这种语序和古代汉语的“使动用法”有关;而在“Vt人”中,致使语义来自及物动词所导致的某种特定结果。正如孟凯所:“当X是不及物动词或者形容词时,结果义明显;X是及物动词时,需要X隐含结果义。”<sup>[8]</sup>

### (三) 整体性质

如前所述,我们把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“X人”看作词而非短语,原因如下。首先,从句法功能来看,“X人”属于句法词。董秀芳指出,一个形式如果“在句法中充当一个最小的自由单位,能够以整体不可分割的方式进入句法中的一个空位”,它就是“句法词”<sup>[6]</sup>。普通话的“X人”显然符合这一点。

其次,从内部成分结合的紧密程度来看,“X人”属于复合词,且是离合词<sup>[40]</sup>。因为它的扩展极为有限,一般只能在中间加“死”表示程度深,或加“不”来提问。如:

(34)临开演还有几小时,主要演员忽然跑来对导演说:“对不起,我在外面联系了电视剧的排演,这场戏不能上。”你说急不急人?

(35)一点点事情就想不开,老是怀疑我有许多男朋友,真气死人。

可见 X 和“人”之间结合得并非特别紧密。

最后,从词性来看,我们认为“X 人”是形容词。从例句(1)~(35)可见,“X 人”可以作谓语、定语、补语,以及谓宾动词的宾语。作定语时要加“的”,否则书面色彩极强,如例句(1)中的“傲人成绩”。它还可以受程度修饰,包括程度副词、程度补语和其他形式。如:

(36)在别人身上看到自个儿的某些样子总是很烦人的。

(37)外面的香气烦人得很,雨水把树上的花朵都泡烂了,你不做梦吗?

(38)一篇《老卫种树》,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,这么感人的“作家写真”是怎么写出来的?

从以上分布来看,“X 人”是形容词<sup>[40]</sup>。

#### (四)小结

综上,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“X 人”具有以下特征。第一,从组成成分看,包含与感受相关的 X 和无指的人,X 主要为形容词、不及物动词、作格动词和少数及物动词。第二,从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看,X 和“人”是述宾关系,并包含致使语义:当 X 为形容词、不及物动词或作格动词时,这种述宾关系类似于古代汉语的“使动用法”,表示“使人 X”;当 X 为及物动词时,这个及物动词会导致某种特定的结果。第三,从整体性质看,“X 人”是句法词、复合词、形容词。

## 二、历时演变分析

以上明确了现代汉语普通话中“X 人”的性质,下面梳理历史文献材料,分析“X 人”的历时来源,具体讨论其发展过程,并探索其演变。

### (一)发展过程

考察上文的 31 个“X 人”在古代汉语中的状况

可以发现,历史文献中可以见到的多数“X 人”形式最初都是一个述宾短语,叙述施事的一个具体动作,随后逐步发展,转而描述主体的一种抽象性状,从而凝固成词。在我们调查的“X 人”中,最早见于上古的“感人、动人、烦人、服人、骇人、伤人、害人、惊人”,最早见于中古的“恼人、醉人”,还有最早见于近代的“愁人、迷人、难人、疼人、羞人、吓人”等 16 个“X 人”都是如此。这是“X 人”演变中最重要的一步。我们知道,“动作/性状”(Action/state)是一组对立的语义特征,前者可以受时间、方式、意愿修饰,不受程度修饰;后者则可以受程度修饰,不受时间、方式、意愿修饰。据此,通过观察部分“X 人”在历史文献中的句法表现,可以看到“X 人”发生了“从动作到性状”的演变。

以“惊人、害人”为例。它们是上古已有的形式,如:

(39)三年不蜚,蜚将冲天;三年不鸣,鸣将惊人。(《史记·楚世家》)

(40)吾闻之也,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。(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)

其中例句(39)有表时间的“将”修饰,例句(40)有表方式的“以其所以养人者”修饰。“惊人”还和“冲天”对举。这些“X 人”受时间和方式修饰,说明它们叙述了一个具体动作,发出该动作的主体是“施事”(agent)。

到了中古,有这样的例句:

(41)及其长大,高谈惊人,远近从之受学者,著录数千人。(《抱朴子内篇·祛惑》)

(42)钱是害人物,智者常远离。(王梵志《一岁与百岁》)

这些例子仍然是对某种动作的叙述,不过这两例中的“惊人”“害人”已表现出一定的性状义:例句(41)中“惊人”作谓语,描述了“高谈”所产生的效果;例句(42)中“害人”作定语,修饰了“钱”的性质。

到了近代,则能够看到比较典型的例子,“惊人”“害人”表示一种抽象的性状而非具体动作。如:

(43) 万般施設不如常,又不惊人又久长。(《祖堂集·卷八》)

(44) 他就捻起诀来,念动咒语,向巽地上吸一口气,呼的吹将去,便是一阵风,飞沙走石,好惊人也。(《西游记·第三回》)

(45) 此间管营,差拨,都十分害人,只是要诈人钱物。(《水浒传·第八回》)

例句(43)中的“惊人”和形容词“久长”并列,例句(44)(45)的“惊人”“害人”分别受程度副词“好”“十分”修饰。如前所述,“性状”可以受程度修饰,“动作”则不可以。由此可见,这里的“惊人”“害人”已经描述一种抽象性状,而不是对具体动作的叙述,具有该性状的主体是“当事”(Theme)。

当然,性状义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动作义消失。如下面例句(46)的“害人”前有“只要”,表达施事的意愿,因而是叙述一种动作:

(46) 这黄文炳虽是罢闲通判,心里只要害人,惯行歹事,无为军都叫他做“黄蜂刺。”(《水浒传·第四十回》)

可见近代汉语中的“害人”一方面保留了上古那种叙述具体动作的功能,即例句(46);另一方面也发展出新的功能,即对抽象性状的描述,即例句(45)。

其实,“X人”这种“从动作到性状”的发展变化,从上古到近代一直在发生。如中古出现的“恼人”:

(47) 莫把娇姿染污我,休将天女恼人来。(《敦煌变文·维摩诘经讲经文五》)

(48) 春色恼人眠不得,黄鹂飞过绿杨阴。(《五灯会元·卷十九》)

(49) 薄幸恼人愁切切,芳心缭乱恨绵绵。(《金瓶梅·第五十一回》)

以上例句(47)的“恼人”和“染污我”相对,并有表禁止的“休”修饰,显然是对具体动作的叙述。例句(48)的“恼人”看作动作或性状均可。例句(49)的“恼人”与“缭乱”对应,应当是对抽象性状的描述。

有的“X人”出现更晚,如“难人”主要见于《红

楼梦》:

(50) 原为大家偶得了好句取乐,并不为以此而难人。(《红楼梦·第三十七回》)

(51) 那也太难人了。(《红楼梦·第三十七回》)

以上两例分别表动作和性状,同一部文献中共存。其实据我们观察,除了前文提到的16个见于历史文献的“X人”外,有15个“X人”很难在历史文献中找到用例,包括现代汉语常用的“气人、急人、累人、烦人”等。我们还注意到,最早见于明清时期的“吓人、难人、疼人、羞人”等4个“X人”,在明清这一较短的时期内,就完成了“从动作到性状”的演变。不妨推测,近代晚期的“X人”构式非常发达,造成了一部分类推,在表达“使人感到X”时,“X人”甚至成为一种固定的构式<sup>[41]</sup>。

## (二) 演变原因

以上说明,汉语史上的“X人”存在“从动作到性状”的语义变化现象。而在这种变化现象的背后,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。

第一,“动作/性状”是一组对立的语义特征,但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联系,这是变化的语义基础。具体来看,可以将“动作”语义分为“特定动作”和“惯常动作”两种,其中后者更容易和“性状”语义产生联系。下面具体说明。

所谓的“特定动作”,是指施事进行该动作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等是特定的,或者动作的对象是特定的。而“惯常动作”则不受这些因素影响,是施事多次或习惯进行的动作;那么,决定该动作的,主要就是施事本身具备的、某种稳定的性状。由于“X人”中的“人”都不是特定的某一个人,所以“X人”这一述宾结构的宾语就不是一个具体、明确的对象。这正是“X人”表达“惯常动作”的有利条件之一。因此,当我们考虑“X人”表达“特定动作”和“惯常动作”的区别时,只需要考虑时间、地点、方式等要素。

观察例句(39)的“惊人”,该动作发生在特定时间,也就是“三年不鸣”之后的一个时间点,用时间副词“将”来表示。又如例句(40),“害人”的动作

有其特定方式,用介词结构“以其所以养人者”来表示。也就是说,这两例“X人”都是一种“特定动作”,特定的外部因素(此处分别为时间和方式)对该动作的影响很大;而施事本身的性质与该动作之间的关系,在这里并不是最重要的。

再看例句(41)的“惊人”,全句的意义是说,在“及其长大”的时间段中,每次“高谈”都有“惊人”的效果。而在例句(42)中,后续的“常远离”明确显示出“钱害人”是一种经常发生的情况。因此,这些都是一种“惯常动作”,不受时间、地点、方式的影响,此时,施事本身的性质与该动作之间的联系,就能够得到凸显:“高谈惊人”说明“高谈”的水平很高;而“钱害人”说明“钱”是一种不好的东西。

也就是说,与例句(39)、(40)这样的特定动作相比,在例句(41)、(42)这样的惯常动作中,决定该动作的,主要是施事本身的、某种稳定的性状。这是“从动作到性状”演变的关键。到了例句(43)~(45)，“X人”已经完全发展为对主语抽象性状的描述,用程度副词来修饰。

第二,汉语的主语可能是施事,也可能是当事,两者之间没有形式区别,这就为“从动作到性状”的变化提供了形式上的可能性。也就是说,当“X人”作谓语时,“主语+X人”的表层形式无变化,内部的语义关系则从“施事+动作行为”被重新分析为“当事+性状特征”。以例句(39)、(44)为例展示这一重新分析的过程:

(鸟) 惊 人 → 一阵风 …… 惊人  
 施事主语 谓语 述语 当事主语 …… 宾语

综上,“X人”发生“从动作到性状”的转变,其原因主要有二:一是语义方面,“惯常动作”和“性状”在语义上容易产生联系。由于“X人”中的“人”非特指,所以当“X人”没有明显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等特征时,往往表达一种惯常动作。此时“X人”就与主语本身具有的性质联系起来,进而从动作向性状转化。二是形式方面,汉语的“施事主语”和“当事主语”在形式上没有区别,这为演变提供了可能性。

需要补充说明的是,“从动作到性状”的语义发

展,与“从述宾结构到形容词”的形式转变并不完全对应。我们判定“X人”为词,是基于形式标准的一种共时处理。但其他致使表达形式,在发展中也可以描述一种性状。如:

(52)我承认这些人很伟大,也很美、很感动我。

(53)再看我们的微电子产业,真的很让人忧虑。

前者是致使义述宾短语,后者则是使役句。其他致使表达形式“从动作到性状”的发展,宜另文讨论,此处暂不涉及。

### 三、西安话中的派生词缀 ren0

下面观察现代汉语方言中的相关现象。在各方言中,“X人”和普通话有不少相同之处:X为形容词和部分动词,表示贬义的、不适的感受时更能产;X和“人”之间是述宾关系,包含致使语义;“X人”整体上属于复合词、形容词;部分方言可在X和“人”之间插入“死、煞”等表程度。区别主要在于:不同方言中,近义的“X人”所使用的具体词项X不同;构词能产性不同;存在不同的生动形式<sup>[42]</sup>,如后缀、重叠等。

此外,“X人”在部分方言中还进一步发展,出现了“人”读轻声的情况。我们把“人”读原调(阳平)和轻声的“X人”分别记作X-ren2和X-ren0。观察现代汉各方言可以发现,前者出现在绝大多数方言和普通话中;而后者仅仅出现在一部分方言中,如北方话中原官话的关中方言,包括西安、合阳、宝鸡、宜君,还有晋语的稷山、陵川等。在这部分方言中,X-ren2和X-ren0共存并构成对立,二者间的差别和关系值得重视。下面就以这种现象较为典型的西安话为例,具体分析这种现象。

#### (一)西安话中 X-ren2 和 X-ren0 的对比

在西安话中,X-ren2和X-ren0都存在,它们的对立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。

第一,组成成分和扩展能力。从组成成分来

看,X-ren2 中的 X 只能是一部分有限的谓词,而 X-ren0 中的 X 则可以是多数表感受的常用形容词,这些 X 可以自由进入“X 得很、不 X、太 X”等形容词的典型句法位置<sup>[41]</sup>。再从扩展能力来看,X-ren2 中间可以插入“死”来扩展,但 X-ren0 不行。

第二,能产性。X-ren0 能产性强,大部分表示不适感受的单音节形容词和动词都可以充当 X-ren0 中的 X,如“酸、臭、麻、辣、撑、捂”,但这些词不能进入 X-ren2<sup>[43]</sup>。其实根据调查,在表达“不适的感觉”时,西安话的 X-ren0 能容纳大部分的单音节词,产生临时性的组合,如“压人、热人”等,但 X-ren2 则不行。

第三,句法功能。X-ren2 可以充当主语、定语、补语等,也可以受程度补语修饰,而 X-ren0 则不具有这些功能,所以 X-ren2 属于性质形容词,X-ren0 则属于状态形容词。

第四,内部关系和语义指向。在 X-ren2 中,X 和 ren2 是述宾关系,其中还包含致使情境,整个 X-ren2 指向致使者,一般表示“主语导致他人产生与 X 相关的感觉”。但在 X-ren0 中,X 和 ren0 的关系不是述宾,其中也不包含致使情境,整个 X-ren0 指向当事,一般表示“主语自身感到 X”。这种感受的程度,比单用 X 时稍微低一些,因此可以说 X-ren0 表示 X 的一种“减量”<sup>[44]</sup>。对比西安话中的以下例句:

(54) a 这事烦人 (ren2) 得很。

b 我今儿烦人 (ren0),都甬着我。(我今天心情不太好,都别招惹我。)

(55) a 他说话噎人 (ren2) 得很。

b 我噎人 (ren0),快给我点儿水。(我感到喉咙不太通畅,快给我点儿水。)

以上的 a 组都是 X-ren2,“人”读原调,表示“这件事让人感到烦”“他说话让人感到不舒服”,这和普通话的情况基本相同。而 b 组则都是 X-ren0,“人”读轻声,表示“我今天感觉有点烦”“我感觉有点噎”。而且,当“人”是轻声 ren0 时,就不能说“这事烦人 (ren0)”“他说话噎人 (ren0)”。这是因为 X-ren0 中不包含致使语义,自然也就不能由致使者

“这事”“他说话”充当主语。事实上,有的西安话使用者已经不能把轻声的 ren0 和“人”这个语素联系起来。如前所述,部分已有研究根据 X-ren0 的这种语义特征,用“自感”来命名这些 X-ren0<sup>[1,41]</sup>。

综上,以西安话为代表的部分现代汉语方言中,同时存在 X-ren2 和 X-ren0,其中 X-ren0 的性质相对特殊,这表现在:ren0 失去了语素“人”语音形式(原调阳平)和意义(泛指他人),不能独立使用;ren0 能加在多数表不适感受的形容词后面,能产性强;整个 X-ren0 在功能上属于状态形容词;X-ren0 内部不涉及致使关系。据此,我们认为 ren0 是个派生词缀,X-ren0 是派生词,它表示形容词 X 的减量,是一种表达性派生<sup>[44]</sup>。它与 X-ren2 的区别可以列表总结如下:

表 1 X-ren2 和 X-ren0 的对比

类别	X-ren2	X-ren0
方言分布	存在于多数方言和普通话中	只存在于以西安话为代表的部分方言中,普通话中不存在
X 的性质	一部分和感受有关的形容词和动词	绝大部分表感受的形容词和动词
“人”的性质	“人”读本调(阳平),是实义语素	“人”读轻声,是派生词缀
扩展	可插入“死”,可扩展为“X 不 X 人”	不能扩展
句法功能	可以作主语、定语、补语等,也可以受程度补语、程度副词修饰	可以作谓语、补语,部分谓宾动词的宾语;不受程度修饰语修饰
语义指向	致使情境中的致使者	X 这种性状的主体
性质	性质形容词,复合词	状态形容词,派生词
例句	这事烦人得很	我今儿烦人,都甬着我

## (二) 从 X-ren2 到 X-ren0

以上讨论了西安话中 X-ren2 和 X-ren0 之间的区别。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: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?我们认为,X-ren0 是由 X-ren2 发展而来的,理由有以下 3 点。

第一,X-ren2 的意义可以用分析性的句法手段来解释,如“这娃烦人 (ren2)”表示“这孩子让人觉得烦”,这和普通话“电影感人”表示“电影使人感动”一致。而 X-ren0 则不行,如“我饿人 (ren0)”中

的 ren0 无法解释。换句话说, X-ren2 作为复合词, 更接近句法结构, 而派生词 X-ren0 则是词法的产物。“今天的词法是昨天的句法”<sup>[45]</sup>, 后者应当晚于前者。

第二, 从方言分布看, 绝大多数方言中都存在 X-ren2, 但只有一部分方言中存在 X-ren0。而且, 目前未见任何一种方言只存在 X-ren0、不存在 X-ren2 的。

第三, 从语音发展规律看, 轻声一般来自原调的弱化。也就是说, 在以西安方言为代表的部分方言中存在 X-ren0, 它是 X-ren2 进一步发展的产物。而在以普通话为代表的其他方言中, X-ren2 则尚未产生这种发展。对这种发展的具体过程, 我们推测如下: 首先, 由于“人”在语义上无指, 导致其语音弱化, 变为轻声。随后, 语音形式的变化造成整个 X-ren0 的内部结构不透明, ren0 的语义也严重漂白。由于 ren0 丧失了“人”的词汇义, 所以 X 和“人”之间的述宾关系、以及其中包含的致使语义也都无法辨识。此时, X 就承担了 X-ren0 的核心意义<sup>[43]</sup>, 整个 X-ren0 的语义指向、句法性质都和形容词 X 近似。即:

“人(ren2)”无指—ren2 变为轻声 ren0—ren0 语义漂白—X-ren0 近似于 X

这样产生的 X-ren0, 和一般的动词或形容词相比, 区别主要在于: 由于作为来源的 X-ren2 中有“使人产生 X 感受”的语义, 所以 X-ren0 主要用来描述一种主观感受, “长、短、大、小、好”这样表示客观性质的一般形容词就不能进入 X-ren0。

#### 四、结语

本文首先分析了现代汉语普通话中“X 人”式使感形容词的性质和特点, 明确了它是复合词, 内部关系中包含致使语义。随后探究其历时来源, 指出汉语史中的“X 人”经历了“从动作到性状”的语义演变, 这一演变的原因有二: 一是“惯常动作”和“性状”两种语义之间本身存在联系, “X 人”中的“人”无指, 容易表示“惯常动作”, 并由此向“性状”

转变; 二是汉语的施事主语和当事主语之间, 没有形式上的差别。最后, 以西安话为例, 分析了部分方言中“人”读轻声的 X-ren0, 它是“人”读原调的 X-ren2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。由于“人”在语义上是无指的, 所以其语音也弱化为轻声, 导致 X 和 ren0 之间的致使关系逐渐无法辨识, 最终整个 X-ren0 的语义从“使感”转变为“自感”, 表意和 X 近似, ren0 成为派生词缀。

本文讨论的是汉语中的情况。其实, 观察世界其他语言可以发现, 表示“使人产生某感觉”的“使感形容词”并非汉语独有, 英语、日语也有类似情况。

其不同之处在于, 汉语用无指的“人”和谓词 X 来复合构词, 而英语和日语则分别采用后缀或形态变化的手段。由此可见, “使感形容词”也具有一定的类型学意义, 它在不同语言中的表现值得关注。

#### 参考文献:

- [1] 胡双宝. 山西文水话的自感动词结构“V 人”[J]. 中国语文, 1984(4): 275-277.
- [2] 侯精一, 温端政.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[M]. 太原: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, 1993.
- [3] 邢向东. 平利方言调查研究[M],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9.
- [4] 吴媛. 西安话的自感结构“V/A + 人”及其与动宾/偏正结构“V/A + 人”的对立[J]. 宁夏大学学报(人文社会科学版), 2011(2): 1-8.
- [5] 项梦冰. 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[M]. 北京: 语文出版社, 1997.
- [6] 董秀芳. 汉语的词库与词法[M]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4.
- [7] 古川裕. 词法和句法之间的互动及其接口——以“可怕/怕人”和“好吃/难吃”等句法词为例[C]//徐杰, 钟奇. 汉语词汇、句法、语音的相互关联: 第二届肯特岗国际汉语语言学圆桌会议论文集. 北京: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, 2007: 177-193.
- [8] 孟凯. 现代汉语“X + N 役事”致使复合词研究[D]. 北京: 北京语言大学, 2009.
- [9] 陈庆延. 晋语特征词说略[C]//李如龙. 汉语方言特

- 征词研究. 厦门: 厦门大学出版社, 2002: 83-99.
- [10] 陈山青. 汨罗长乐方言研究[M]. 长沙: 湖南教育出版社, 2006.
- [11] 胡光斌. 遵义方言语法研究[M]. 成都: 巴蜀书社, 2010.
- [12] 刘瑞明. 方言自感动词“V人”式综述[J]. 汉字文化, 1999(3): 59-62.
- [13] 罗昕如. 湘语与赣语比较研究[M]. 长沙: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1.
- [14] 吕建国. 慈利方言“A人子”式形容词和名词[J]. 汉语学报, 2008(3): 44-49.
- [15] 钱曾怡. 山东方言研究[M]. 济南: 齐鲁书社, 2001.
- [16] 任永辉. 宝鸡方言的使感结构初探: 兼与相关方言比较[J].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, 2013(3): 40-45.
- [17] 孙立新. 户县方言研究[M]. 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01.
- [18] 孙立新. 西安方言研究[M]. 西安: 西安出版社, 2007.
- [19] 田娟娟. 山西孝义V人结构[J]. 大众文艺, 2015(14): 186-187.
- [20] 王春玲. 西充方言语法研究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1.
- [21] 王利. 长治县方言研究[M]. 太原: 山西人民出版社, 2007.
- [22] 王丽. 宜君方言词汇及其过渡性特点研究[D]. 西安: 陕西师范大学, 2013.
- [23] 王廷贤, 马建东, 雒江生. 天水方言[M]. 兰州: 甘肃文化出版社, 2004.
- [24] 毋效智. 扶风方言[M]. 乌鲁木齐: 新疆大学出版社, 2005.
- [25] 邢向东, 蔡文婷. 合阳方言调查研究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0.
- [26] 杨冰. 陕西留坝话重叠、附加等构词和构形方式研究[D]. 泉州: 华侨大学, 2013.
- [27] 易亚新. 常德方言语法研究[M]. 北京: 学苑出版社, 2007.
- [28] 张成材. 商州方言里的“形+人+哩”结构[J]. 语言科学, 2003(1): 83-86.
- [29] 张小柳. 赣语新余(水北)方言“X+人”式形容词研究[J]. 新余高专学报, 2010(5): 64-67.
- [30] 张雪丽. 洪洞方言“X+人”式使感形容词研究[D]. 湘潭: 湘潭大学, 2010.
- [31] 赵玉. 陵川方言词汇研究[D]. 临汾: 山西师范大学, 2009.
- [32] 赵宏因. 稷山话中的词缀“日”和“人”[J]. 山西师大学报(社会科学版), 1989(3): 97-98.
- [33] 朱秀兰, 李巧兰. 从轻动词理论角度看汉语方言中的“使感结构”[J]. 兰州学刊, 2007(8): 192-194.
- [34] 王雅雪, 张宏斌, 杨一可. 从西安方言的使感结构看汉语的合成性与移位现象[J].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(社会科学版), 2014(6): 34-39.
- [35] 朱冠明. 湖北公安方言的几个语法现象[J]. 方言, 2005(3): 253-257.
- [36] 董秀芳. 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[M]. 成都: 四川民族出版社, 2002.
- [37] 王耿, 曾李. 现代汉语自感词“V人”的来源探寻[C]//李炎芳. 研究与探索. 武汉: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1: 71-81.
- [38] 陈平. 释汉语中与名词性成分相关的四组概念[J]. 中国语文, 1987(2): 109-121.
- [39] Talmy. Semantic causative types[C]//Shibatani. Syntax and semantics: the grammar of causative constructions, New York: Academic Press, 1976: 43-116.
- [40] 朱德熙. 语法讲义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1982.
- [41] 狄玉洁. 构式视阈下的襄汾河东方言“X+人”结构分析[J]. 现代语文, 2015(36): 49-52.
- [42] 吕叔湘. 现代汉语八百词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1980.
- [43] 兰宾汉. 西安方言特殊的“A+人”式感觉形容词[C]//林华东. 汉语方言语法新探索: 第四届汉语方言语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. 厦门: 厦门大学出版社, 2010: 26-32.
- [44] Beard R: Lexeme-morpheme base morphology[M]. New York: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, 1995.
- [45] Givón T: Historical syntax and synchronic morphology[M]. Chicago: Linguistic Society, 1971.